

民间采风

## 柳色青青

写给一个叫介子推的人。相传，是介子推，让中国有了清明这个节日。

题记

介子推，春秋时期晋国人，公子重耳的臣属。

晋献公的一位夫人骊姬为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，设计谋害太子申生，申生被逼自杀。申生的弟弟重耳为躲避祸害，流亡出走。流亡期间，受尽屈辱。原跟他一道出奔的臣子，后见前途渺茫，陆续离去，后剩下贤士五人。介子推就是其一。介子推也有许多理由远离重耳而去，但他没有。他认为，一个人，尤其是作为臣子，不能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。他用耿耿的忠心继续追随着重耳。他用他的忠心，要重耳坚信自己，好好活下去。他坚信，有他和其他贤士的心在，重耳的雄心在，晋国就会有希望。

介子推坚定不渝追随重耳，源自重耳对晋国百姓的仁爱。对于权位，重耳看得很淡，但对晋国的百姓，他却时刻放在心上。在逃亡路上，有一次，在荒山中迷了路，几天几夜找不到吃的东西。重耳坐在地上叹着气说：我死了是小事，晋国的百姓又有谁会关心他们呢？在这么困苦的状况下，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晋国的人民。那时正值深冬，荒山上不见一只活物。饿得头昏眼花的重耳，闭着眼喃喃地说，这个时候要是能喝上一碗肉汤，该有多好啊！看着重耳

消瘦的面孔，介子推的心一阵颤抖。不论想任何办法，一定要给重耳做碗肉汤，让重耳好好活下去，为了水深火热的祖国。他咬咬牙，偷偷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，做成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汤，端给了重耳。

肉汤极香。冒着火烤的热气。喝了肉汤的重耳重又充满了力气和斗志。看到走动不便的介子推，他问：怎么脸色如此苍白？现在只剩下我们主仆几人了，你可千万要保重自己啊！重耳的肺腑之言，介子推听得热泪盈眶。尽管介子推极力掩饰，重耳还是发现了真相。重耳的泪，如六月的梅雨淋湿了他的衣襟和脚下的土地。重耳问他，也像是问自己：你这样待我，我将来怎么报答你呢？介子推坦然一笑：我不求报答，只希望你将来作个好国君，把全晋国的老百姓放在心上。

世间的人，活着的目的大致可分为这么几种：有的人为别人活着；有的人为自己活着；有的人为天下活着。能做到为天下活的人，不是王侯，就是人杰。

十九年后，重耳在人民的欢呼中回到了晋国，理所当然地成了王，成了后来的晋文公。

晋文公执政后，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，但唯独忘了一人——拭肉奉君的介子推。那时候，介子推不常在晋文公身边。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。晋文公猛然忆起那碗肉汤——那段一生一世永难磨灭的记忆。重耳羞愧难当，马

□阅凡利

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来领封赏。差人去了几趟，介子推久久不至。经过了这么些年的沉浮和磨难，荣华对介子推来说，已视若草芥。他只想平静地活着。他并不认为自己拭肉奉君是对大王有恩，他觉得，那是为人臣子应该做的事。做完了就完了，就好比上午吃午饭，晚上吃晚饭一样，过去了就过去了。可晋文公记着。介子推不来，晋文公并不怪罪，反而觉得愧疚更多。将心比心，他要是介子推，他也会这样。晋文公便亲自去请。御驾而来，是一种尊重。可当他来到介子推家，却见铁将军把门。介子推不愿意见他，已背着老母亲躲进了绵山（今山西介休县东南）。

晋文公差侍从上绵山细细寻找。

介子推是铁了心不想见晋文公。

晋文公没有找到他。

有臣子出主意：不如放火烧山，三面点火，留下一方，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。晋文公想，水火无情，介子推和母亲身处林木中，总会出来，倒也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。

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也不见介子推出来。晋文公心生纳闷，亲自上山寻找，却见在半山腰处，介子推母子靠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早已被烧死。晋文公扑通一声跪下，面对这两具烧焦的尸体，泪如雨下。介子推，你是我一生一世永远的愧疚。

这时，有人发现介子推身后用脊背堵着的树洞里，好象有什么东西。掏出来一看，原来是片衣襟，上面用鲜血题着一诗：

割肉奉君尽丹心，但愿主公常清明。

柳下作鬼终不见，强似伴君作谏臣。

倘若主公心有我，忆我之时常自省。

臣在九泉心无愧，勤政清明复清明。

看见血诗，晋文公泪涌如潮。他把血诗藏入袖中。含泪将介子推和其母亲安葬，就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。

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，在山上建立了祠堂。

他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，定为寒食节，并晓谕全国。每年这天禁忌烟火，只吃寒食。

那天，临离开介子推的坟时，晋文公伐了一段介子推背倚着的焦柳木，回到宫中让木工做了双木屐，每天早起后，第一眼就望着它，叹：悲乎，足下。

第二年莺飞草长之际，晋文公领着群臣，素服徒步登介山祭奠哀悼。行至坟前，只见那棵老柳绿枝千条，随风舞蹈。好象在欢迎晋文公的到来，并对其奋发图强、清明治国大加赞赏。望着复活的老柳树，晋文公好像看见了介子推。他走到树前，折下一截柳枝，编成一个圈戴在头上。相传，祭扫后，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，并把这天定为清明节。

介子推，让清明节成为了一个祭扫的节日，他让一个民族想念，让一个民族感伤。他的忠诚，他的淡泊，让一个民族在每年的这一天泪雨纷飞。

## 父亲的气节

□邢国锋

父亲患病多年，今年正月疫情期间，他还是驾鹤西去，那天正是母亲的忌日。两老现在静静地长眠在故乡的一个小山丘上，前有澧水流过，后有松柏青郁。

父亲几乎是一个孤儿，没有兄弟姐妹。他八岁时，爷爷即被抓壮丁离家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后来我奶奶下堂到另一户人家，也许是因为不愿寄人篱下的缘故，十二岁起，父亲就开始独自谋生，他学会了南方农村所有的农活，帮别人使牛打耙、春耕秋收。

为了生计，他到深山里收过桐籽，在澧水里放过排筏，独自像野草一样疯长。

十八岁时，他选择了报名应征，在军营里生活了八年，转业到津市监狱当了警察。未久，受当时上山下乡号召的影响，父亲辞职回到了农村老家，与母亲相识成婚，在上无片瓦、下无立锥之地的情形下，他俩借居在别人家里，起早贪黑、没日没夜地劳作，为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几间土房而努力着。但在那个物质匮乏、效率低下的年代，这不啻是一个梦想。姐姐和我先后出生在借居的人家里，又过了几年，父母才终于搭起了两间土房。此后，两个妹妹又依次出生，由于人多劳力少，每年年底生产队核算工分盘底结账时，我家都是超支户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父亲真是惟日孜孜、无敢逸豫。他就像是一头老黄牛，拉着家庭的重车，一步一步艰难地驶进。他很少向我们提及自己少年时经受的苦难，只是鼓励我们向前看、向前走。打小时候起，父亲就在我的心中树起了不为穷变节、不为贱易志的丰碑。

父亲自幼聪慧好学，自学成才。我至今也弄不明白，他作为一个孤儿是在何时何处学会识文算术的。我小时候，大队办有一所学校，有小学、初中班，我一直在那里读到初中毕业。父亲当时在大队担任会计。虽然那时财物账目不多，但父亲做账条目分明不差毫厘，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大部长的雅号，在公社都是出了名的。大队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父亲作为会计却常年未被替换，队里人特别信赖他，把他当做了内当家。小时候因为没有课外书籍可读，我特别喜欢跑到大队部看报纸杂志，父亲教我辨识生僻字，但从不准我把报刊拿回家去。他说那是公家的东西，丝毫不能占为己有。后来，村里

建起了一个砖瓦厂，仍然聘请年近六十的父亲去做会计，他发货、算账、结账准确无误，那些开拖拉机运砖的年轻司机们都特别佩服他、敬畏他。

父亲不苟言笑，很少同我们说笑话，但他爱憎分明，舐犊情深。我在县一中求学时，因为家里经济拮据，都是自带菜米，很少买学校的餐票。有一次，父亲到一中基建工地做了一个星期的短工，我担心他劳动量大身体吃不消，就给他几张菜票让他中午打菜吃，但他临走时又把菜票退给了我，一张都没用。姐姐谈婚论嫁时，她婆家条件稍好，到我家认亲时，媒人盛气凌人，提了一些过高的要求，父亲心疼女儿忍无可忍，提起对方的彩礼担扔到了门前的马路上。但后来姐夫家一直没修新屋，父母亲又像衔泥筑巢的燕子，冒着酷暑，一砖一瓦地帮她家拖运材料，直到新居落成。后来，我在市直部门做了一个小小领导，乡邻亲戚们有不少人求父亲托我办事，都被他一一拒绝，我的姐姐和我先后出生在借居的人家里，又过了几年，父母才终于搭起了两间土房。此后，两个妹妹又依次出生，由于人多劳力少，每年年底生产队核算工分盘底结账时，我家都是超支户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父亲真是惟日孜孜、无敢逸豫。他就像是一头老黄牛，拉着家庭的重车，一步一步艰难地驶进。他很少向我们提及自己少年时经受的苦难，只是鼓励我们向前看、向前走。打小时候起，父亲就在我的心中树起了不为穷变节、不为贱易志的丰碑。

父亲自幼聪慧好学，自学成才。我至今也弄不明白，他作为一个孤儿是在何时何处学会识文算术的。我小时候，大队办有一所学校，有小学、初中班，我一直在那里读到初中毕业。父亲当时在大队担任会计。虽然那时财物账目不多，但父亲做账条目分明不差毫厘，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大部长的雅号，在公社都是出了名的。大队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父亲作为会计却常年未被替换，队里人特别信赖他，把他当做了内当家。小时候因为没有课外书籍可读，我特别喜欢跑到大队部看报纸杂志，父亲教我辨识生僻字，但从不准我把报刊拿回家去。他说那是公家的东西，丝毫不能占为己有。后来，村里

而现在的父亲，他的躯体已掩埋在故乡的土壤里，他再也不能睁眼看看外斯、长于斯、劬劳于斯的风物。

花落但余心向日，剑埋终有气干霄，父亲走了，但他的气节将一直融进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命里。安息吧，父亲。

（作者系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）

## 姨婆与迎春花

□王晓阳

走出办公室，伫立在街道公园路口。春风拂过，一阵花香袭来。循香望去，只见一簇簇迎春花如瀑布般倾泻，闪耀眼前，此情此景，把我拉回了姨婆的迎春花岁月。

我的姨婆是一个温柔婉约的女子，修长的身材，俊秀的脸庞，满头黑发，不长不短，刘海遮住脸庞，用发卡夹着，妩媚又不失清新。姨婆极爱迎春花，房前屋后种满了黄色的火焰。金英翠萼带春寒，黄色花中有几般？每到初春，当万物还在沉睡时，迎春花第一个苏醒过来，顶破一冬的严寒，铆足劲地生长。当第一缕春风拂过山岗，迎春花纷纷吐出花蕾，打开繁华，星星点点，前赴后继，两层黄灿灿的花瓣如一盏缩小版的灯火，闪耀在故乡的大地上，第一个向世界报告春天的来临，给人们增添金色的光芒。正所谓，迎得春来非自足，百花千卉共芬芳。

第二天，我远远地还才看见外婆的房子，就听见外婆家里传出一阵阵沉闷的锣鼓声。外婆已经永远地走了。作为外婆在生时格外疼爱的外孙，为了回家少绕十几里路，从外婆家门口经过都没有落路，在外婆生命的最后时刻，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，没能为她老人家送终，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斯人已去，物是人非。弹指之间，外婆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，她当年居住的地方早已变了模样。现在，每次路过外婆的老屋场和坟墓前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外婆，她的音容笑貌如同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里翻腾。

小时候，经常听母亲说，人是有灵魂的，即使死了，腐烂的也只是肉体，灵魂依然活着，若经过亲人的坟墓前，突然有一阵风向你袭来，不必害怕，那一定是亲人的魂魄依附着风，在向你打招呼。每当母亲说这些话，我都在心里笑母亲没文化，尽是一些封建迷信思想。但，不知为什么，自从外婆去世后，我总希望经过外婆的坟前，能遇上一阵风。

买药。老大娘开始不肯，支支吾吾的。姨婆看出她无钱的窘境，亲切地说：婶子，要不您先借着，等以后有钱再还。老大娘点点头，热泪盈眶。事后逢人就赞叹：太谢谢小李妹子了！比我的亲娘还好！

姨婆对子女要求严格。她以身作则，当日事当日毕，也如此要求舅舅们。如果哪一个舅舅当天没有完成作业，就不能睡觉，直到做完为止。她鼓励舅舅们力争上游，堂堂正正做人，干干净净干事。

小时候的夜晚，月亮躲在云里，密密匝匝的迎春藤身影斑驳。我靠在姨婆温暖的怀里，听她讲迎春花的故事。姨婆说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冬末春初之时，花神召集群花，问：北风呼啸，冰雪还未融化，谁愿踏着刺骨的冰雪，到人间去向人们预告春天？百花默不作声，唯有一个穿着鹅黄色裙子的小姑娘毅然站出来，勇敢地说：让我去，好吗？花神点点头，送给她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迎春。迎春花不畏严寒，第一个来到人间，向人们预告春天即将到来，将希望和美好的祝愿洒满人间。这个姑娘后来成了善美淳朴、乐于助人的象征，也成了我一生追求的航标。

2007年，我在外公葬礼上见到了久别的姨婆。她明显消瘦了，如一朵饱经风霜的迎春花。后来，姨婆得了重病，走得匆忙，那一次竟成诀别。

每当迎春花怒放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姨婆的一言一行，想起她教给我的那些做人的道理。心中就笃定，要向姨婆一样，自律、善良、乐于助人，要活成一朵寒风中报春的迎春花。

好美的迎春花啊！一个少年的惊呼声打断了思绪。我走过去，细细地注视着这一片金黄。我想，姨婆就是金黄中的一朵，2020年，还有众多像迎春花一样的逆行者，为我们驱散了天空的阴霾，迎来了这美丽灿烂的春天。

生活影册

## 怀念外婆

□张先坤

到了。

每当想起外婆的时候，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熟悉的画面：在一株木房子的堂屋里，外婆和外公正对坐在门口，外婆熟练地扯着棕丝，然后捻成一缕，非常默契地递给旁边的外公。外公接过两缕棕丝，往手心里蘸上点水，两只手来回搓动，两缕棕丝欢快左右交替跳跃，不一会儿，一根棕绳就从外公椅子后面延伸出来。

这棕，有时候是外婆自家烟火爆土上产的，有时候是到附近集镇赶集买的，搓棕绳卖钱是外婆和外公挣钱的主要来源。一年四季，外婆家里都会备有少量的棕，只要手头有空，就会拿出来捻棕丝、搓棕绳。外婆家的棕绳，因为匀称结实、品相好看，深得收货郎的喜爱。每隔一段日子，就会有收货郎竞相上门来收购，说外婆的棕绳最适合制作绷子床。

听母亲说，外婆一共产育了九个儿女，最终养大成人的只有五个，其他四个都因患病不幸夭折。母亲曾经述起的一个细节，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免心有余悸：我一位夭折的舅舅，在得病之后，浑身长疮流脓，大热天躺在床上，身子和床垫经常粘在一起，为了让我那舅舅的身体干燥舒服一些，外公每天从生产队收工回家后，还要连夜用石磨推一两斗荞麦粉，时不时地往床垫上撒一层。无法想象，那个时候，外婆和外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四个孩子，先后被病魔折磨而走，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痛苦、煎熬、

俗话说，幺儿是娘心头肉。母亲



丝路驼队 张成林 摄